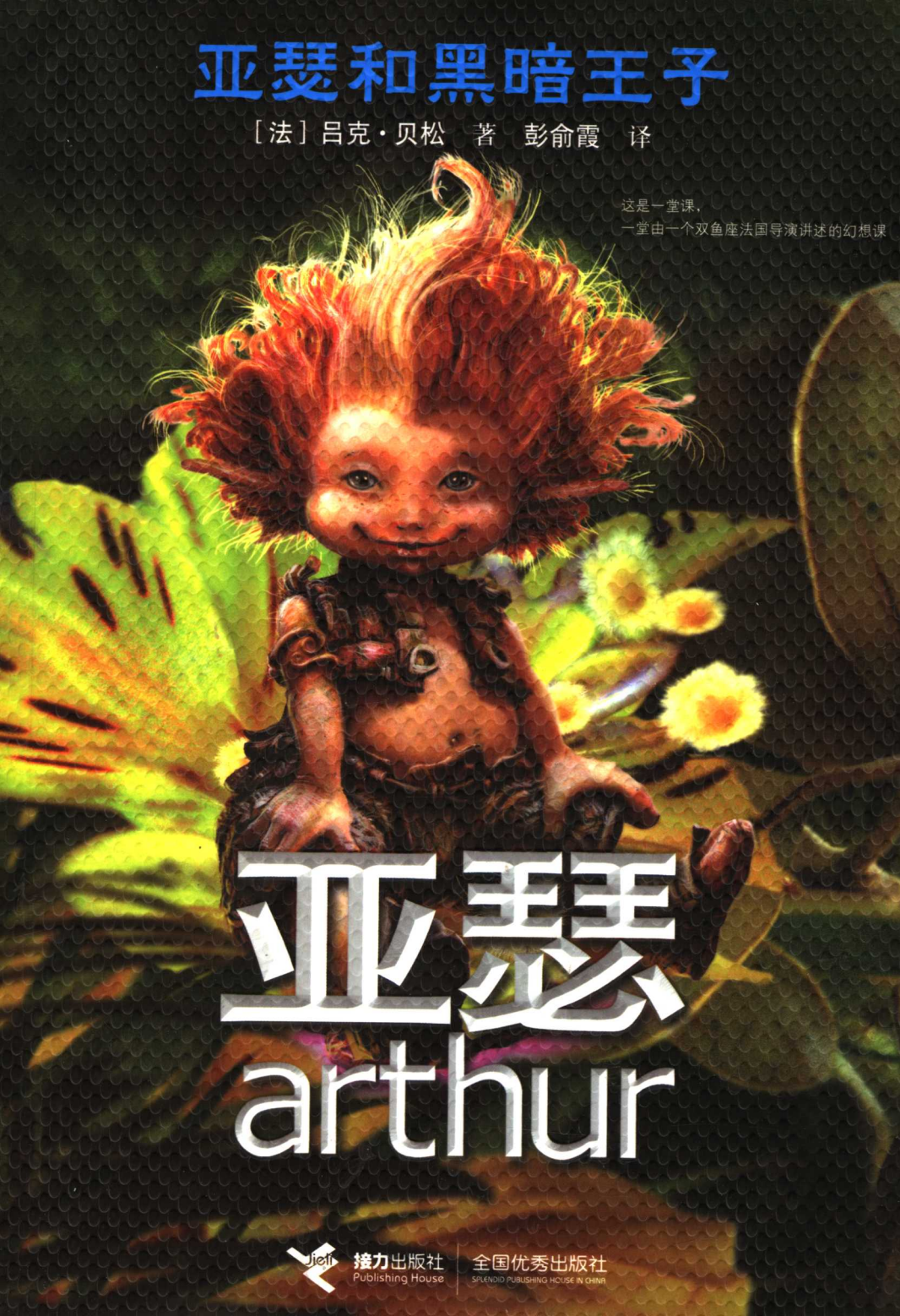


亚瑟和黑暗王子

[法] 吕克·贝松 著 彭俞霞 译

这是一堂课，
一堂由一个双鱼座法国导演讲述的幻想课



亚瑟
arthur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亚瑟 arthur

YASE HE HEI'AN WANGZI

亚瑟和黑暗王子

[法] 吕克·贝松 著 彭俞霞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桂图登字: 20-2004-127

French Original Title "ARTHUR ET LA VENGEANCE DE MALTAZARD"

© 2004 EuropaCorp-Avalanche Productions-Apipoulai Prod

© 2004 by INTERVISTA-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in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by JIELI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负责代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瑟和黑暗王子/(法) 贝松著; 彭俞霞译.—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05.8
(亚瑟)

ISBN 7-80679-984-2

I. 亚… II. ①贝…②彭…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4776 号

责任编辑: 陈 邕

美术编辑: 郭树坤

责任校对: 余 琳

责任监印: 刘 笠

版权联络: 孙利冰

出版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5866644 (总编室)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5850435 (办公室)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律师事务所

印制: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20 千字

版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 001—10 000 册

定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771-5864694 5863291

我向往这个世界

——“亚瑟”系列中文版前言

亚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男孩。他像您，也像我。他那小小的世界由父母操纵着，我们似乎完全可以想像得出他的生活——然而，十岁的孩子不懂得限制，十岁的孩子也不想受到限制。为什么树就不能哭泣？当雪花飘落时，她在倾听什么样的音乐？当潮水退去，又是谁在海的那一头牵引着潮水？

这些都是一个十岁小孩问自己的问题，他相信这些问题都存在一个答案。在他这里，逻辑还有个名字叫诗意，捉摸不定的只是那一扇扇被风吹得嘭嘭作响的门。

这就是我曾想再次沉浸其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现在处于一根无限延长的线的中点；在这个世界里，大和小都变得不再重要。

在这个世界里，爱情、友情和真实是惟一的向导。

毫无疑问，我无限向往这个世界。

吕克·贝松

2005年7月，巴黎

目 录

我向往这个世界

——“亚瑟”系列中文版前言……吕克·贝松 (1)

第 一 章	小蜜蜂遇险	(1)
第 二 章	祭花仪式	(9)
第 三 章	蚂蚁悬空桥	(16)
第 四 章	迷你专列	(28)
第 五 章	灾难降临	(35)
第 六 章	梦中的笑脸	(40)
第 七 章	米粒求救信号	(56)
第 八 章	超级呼噜	(67)
第 九 章	浓缩魔水	(73)
第 十 章	美女宫殿	(84)
第十一章	瓢虫跑车	(95)
第十二章	无人的世界	(103)
第十三章	鱼儿节	(109)
第十四章	撒尿的奶牛	(118)
第十五章	飞越大瀑布	(131)
第十六章	伟大的小矮人	(141)

第十七章	绑架公主	(149)
第十八章	周游天下	(155)
第十九章	沙尘中的大网	(165)
第二十章	颤抖的村庄	(170)
第二十一章	恶魔的笑声	(183)
附录	走进月光之门——吕克·贝松问答录.....	(193)

第一章

小蜜蜂遇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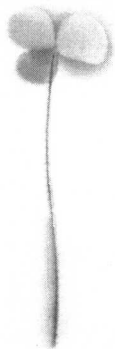
这下可好了！终于来了一阵微风，带动了风车。风车再也受不了这种呆滞和沉寂了。于是，它乐滋滋地转动起来，全身都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好似一扇关闭了很久的旧木门。风车的桨叶慢慢地扇动着热乎乎的空气，就好像调羹搅拌着浓浓的土豆泥。许多鸟儿懒得在炎热的空气中折腾，早就决定要睡上一整天了。但是，风车那不太悦耳的咯吱声却是它们久等的讯号。燕子们没其他伙伴们那么懒惰，尤其淘气，它们率先从电线上冲了下来，借着如棉花糖一样厚重的空气，先往下俯冲，速度不断加快，快近地面时又往上飞去。所有的生物都等待着这个讯号。“燕子们都在空中飞了，我们也要飞！”红喉雀、

麻雀和其他的鸟儿都这样想着。这块小天地里所有的鸟儿都开始活动起筋骨来，从一个枝丫跳到另一个枝丫，互相传递着好消息。

一只穿着花纹裙子，神采奕奕的小蜜蜂出门去干活儿。它在花园上空打转，寻找还没被采过蜜的花朵。但是这活儿可不轻松，因为夏天快要过去了，已经是九月初了，几乎所有的花朵都已经被征过“税”了。但小蜜蜂很勤劳，它用自己的方法，在花园里仔细寻觅着，一朵一朵地查看雏菊、丽春花和其他野花。

收获并不理想，可总不可能这样嘴里空空地回家去啊。我们的小蜜蜂最后决定飞到一座农舍附近。同伴们无数次地提醒过它，那是个危险的地方，最好不要靠近。但是，当幸福在召唤时，小蜜蜂总想去冒冒险。这不，瞧，它正小心翼翼地靠近屋子，好似正在靠近一座鬼屋。它怎么也不会猜到，这间小木屋里恰恰充满着友爱、舒适、欢乐和善良，因为这里正是亚瑟的家。

宽敞的阳台被重新漆上了淡蓝色。这颜色是如此温和，哪怕看见一片云在上面歇脚，我们也不会大惊小怪。屋子的其他部分被刷上了亮亮的白色，因此显得更加漂亮了。





我们的小蜜蜂飞进了靠墙的有屋顶的走廊。这里的空气凉爽多了，还弥漫着淡淡的新鲜油漆味，显得更加舒适宜人。小蜜蜂乐坏了。它任凭这股清新的风儿携着自己，沿着屋子轻轻地飞舞。它飞过一团毛茸茸的东西，那东西蜷缩在一起，既不见头也不见尾。但当它飞过时，小东西竖起耳朵，摇晃起尾巴，算是和它打了个招呼；同时，也暴露了它自己的身份。毛茸茸的小家伙睁开一只眼睛，看着小蜜蜂飞过。它眼神呆滞，懒洋洋的，傻乎乎的外表透出些狡黠。毫无疑问，这就是阿勒弗雷——亚瑟的跟班狗。它舒舒服服地打了个大哈欠，马上又睡了过去。即使人们谈论它，它也觉得没劲。

我们的小蜜蜂在屋角处兜了个圈。阿勒弗雷不动声色地睡着，它命中注定不能成为猎犬，而只是条看门狗。小蜜蜂徜徉在这股迷人的新鲜油漆味中，越来越沉醉。墙壁像镜子一样闪闪发光，又像一座滑梯，空气沿着它从上面滑下来。小家伙搞不懂了，一切似乎都在热情地欢迎它，这里怎么会得到那样的坏名声呢？不过，这里倒是没有什么花儿都没有，小蜜蜂似乎也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任务。

突然，它看见了一块宝物。就在那儿，在屋子前的木栏杆上，有一滴胶状的汁液在阳光下闪烁，想来味道肯定不错。它



飞过去，停在边上。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复眼，那可是如山峰般的发酵过花蕊，极其甜美，只待运回去享用。在它们的世界，这种食物被称为“奇迹”，而我们人类对它的称呼要实在得多——果酱。

这只年轻的小蜜蜂，看到如此巨大的财富，已经乐得晕头转向了。它叉开腿站稳，开始吮吸，动作比吸尘器还麻利。它的脸颊胀得鼓鼓的，弯着腰，想尽可能多带走一些这不可思议的宝贝。这么多的美食，它可要采上百朵花才能得到呢。它出门时还只是个无名小卒，回去后将成为国家的英雄，带回去的食物可以让国民们好几天不用工作。大家都会为它欢呼，把它举得高高的；连皇后都要亲自祝贺它，虽然它不喜欢自己的臣民以这种方式升官越位。

“个人单独的行动有违集体的和谐。”胖胖的皇后总喜欢这样说，它一直以集体利益为宗旨，家族观念很强。但是，我们的小蜜蜂被如此丰盛的美味甜点迷惑住了，一门心思干了起来。一想到自己一夜之间就会成为英雄，它大受鼓舞，吸得更多了。怎样来评价这个被诅咒的鬼地方呢？这里所拥有的仅仅是甜美丰盛的美食啊！

小蜜蜂独自想入非非，对自己的重大发现骄傲不已。巨大的幸福感征服了它，使它压根儿没看见有个阴影，正在一点点





遮盖住它。一片阴影，圆形的阴影，那么圆，不可能是一片云。突然，阴影一下子变大了，小蜜蜂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一只杯子就罩了下来，发出魔鬼般刺耳的撞击声。小蜜蜂迅速起飞，但是马上撞到了玻璃壁，要想逃出去是不可能了。自由的空气就在玻璃外，它只能看着，像囚犯一样被困在里面。它找寻着其他出口，但处处碰壁。这个陷阱里没有任何出口，它根本飞不出去。还得说一句，它的腹部沾满了果酱，很难活动自如。很快，它感到呼吸困难，它的天堂渐渐变成了地狱。

伙伴们早就告诉过它不要上这儿来，它现在才明白为什么这里会被说得那样危险。伙伴们该跟它说清楚，并不是这个地方本身很危险，危险的是住在这里的，被大家一致称做“人”的家伙。而我们的蜜蜂今天算倒了大霉了，它遇到了最最残忍的一个人：埃尔芒德——亚瑟的爸爸。

看着被他罩在玻璃杯里的蜜蜂，这个男人兴奋地大叫起来，仿佛抓到了一条重达千斤的大鲤鱼。小狗阿勒弗雷被这突然的叫声惊醒了。埃尔芒德的叫声，而且是兴高采烈的欢呼声，这永远不可能是什么好消息。为了让自己显得体面些，阿勒弗雷抖了抖身子。它一直走到转角处，看到亚瑟的爸爸正欢呼着，手舞足蹈，简直像个印第安人。这也许昭示着他的胜



利，但他的动作并不十分明确，阿勒弗雷对他这副矫揉造作的样子另有种解释：他踩到了一颗钉子。虽然一个痛得直不起腰来的人的笑容不可能如此过分，但这种解释还是说得过去的。

“亲爱的，快来啊！我抓住它了！我抓住它了！”他摇头晃脑地呼喊。

他的妻子在另一个转角探出身子。她早就躲在那里耐心地等了，只要丈夫一声令下，她便出来。

阿勒弗雷一见到她就叫了一声。这并不是因为这个年轻的女人相貌丑陋，事实恰恰相反。只是由于它没有认出她来。她打扮成这副怪模样，也只有她的丈夫才认得出来。她头上戴着一个装有铁栅栏的大头盔，那是为了隔离蜜蜂以及所有会飞的虫子，其实即使是空气也犹豫着不想钻进去。这副模样，还让人以为是冬天里的一个稻草人呢。

为了看路，她调整了一下头盔。戴着厨房里的防焰炉般的东西走路，也确实不容易啊。

“祝贺你，亲爱的！在哪儿？在哪儿？”她在密实的铁栅栏后尖叫道，根本分辨不清哪个是丈夫哪个是狗。

于是，她毫不犹豫地踩到了狗尾巴。阿勒弗雷大声叫了起来，窜到了一边。

“哦！对不起，亲爱的！我踩到你的脚了吗？”可怜的妇





人担心地问。

“没，没，没事！只是狗的尾巴！”埃尔芒德冷漠地说，他从来不会顾及到别人的痛苦，“还是来瞧瞧我的圈套是如何完美、如何灵验吧！”

他的妻子捧住头盔，把脸靠近铁栅栏。她看见玻璃杯里可怜的小蜜蜂还在不停地撞着杯子内壁。它越来越没有力气了，也渐渐放弃了希望。可怜的女人看着这个中了圈套的、被侮辱的、筋疲力尽的小东西，心里一阵难受。

“你看到了吗？我把它逮个正着！”埃尔芒德骄傲地说，他的笑声揭示了他对事物的看法。

“是的，这……这很不错，”妻子结结巴巴地说，“但是……它肯定很痛苦，不是吗？”

丈夫耸了耸肩。

“这些虫子，它们没有神经中枢！它们什么也感觉不到。这很肯定，因为它们没有大脑！所以，它们不能区分舒服和痛苦！”

“他倒该问问自己是否有大脑。”阿勒弗雷心想，它被这个男人的愚蠢吓呆了，“他怎么会用两条后腿站立的？”这只狗看来也不怎么聪明。

“你确信它并不痛苦？”看着已经被转移到盘子里，一只



脚还陷在果酱里的蜜蜂，妻子还是问了一句。

“别担心了！如果它感到痛苦，它也不会痛苦多久了！去给我找杀虫剂来！”

妻子一阵哆嗦。阿勒弗雷也一样。这个男人是不会开玩笑的，他正要进行种族大屠杀。妻子正准备为小蜜蜂辩护，但是一看到丈夫盯着蜜蜂的那种恶狠狠的眼神，她就改变了主意。阿勒弗雷不能就这么待在那里，无计可施，它必须出于尊严而行动，必须发挥动物们之间的团结精神。它飞一般地冲了出去，潇洒地跃过栏杆。当然啰，我们常常见它非常贪睡，不会把它归到袋鼠一类中，而会觉得它和旱獭是一家的。不管它到底属于哪一类，阿勒弗雷穿过花园，冲进了屋子前面茂密的森林。

它是去找能阻止这起惨案的惟一救兵，一个知道怎样应对任何情况的特殊人物，一个经历过千难万险的冒险家，一个被几乎所有人爱戴又让某些人畏惧的英雄。

总而言之，那是它的小主人——亚瑟。



第二章

祭花仪式

博格-马达萨莱族人传统的帐篷里面一片昏暗。篷布上的一道缝隙透进一缕光线，那就是帐篷的入口。帐篷非常高，五段长条细木在帐篷顶部交叉在一起，撑起这张大篷布。事实上，这篷布是由无数动物毛皮一张接一张细致地缝起来的，这些毛皮当然是从自然死亡的动物身上收集来的。帐篷顶上的那几块取自族人最忠实的伙伴，比如那头保护了氏族三十多年的瘤牛扎博。但是，氏族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帐篷下只剩下五个武士了。

他们围着篝火坐着，永远那么高大（平均身高两米三五），那么神气。他们的发型很帅气，上面似乎比平时少了些

贝壳和羽毛，这是快到秋季时传统的发型。树上的叶子掉得越多，马达萨莱人头发上插的羽毛也就越少。掉叶子对于树木而言总是悲伤的事情，这些武士也从头上拿下一些羽毛，以此表示他们与树木之间的团结。因为这样，树木就不会感到那么羞愧了。

五个马达萨莱人伸出手臂，互相拉起了手。

“嗯！请再放低点儿。”一个小男孩低声说。他坐着，比别人矮了一米五十。

这个小孩脸上涂满了迷彩，戴着由一个大贝壳和三根羽毛做成的一顶奇怪的帽子。谁都可能打扮成这副小丑模样，但他脸上的油彩下面布满了星星点点的红色的雀斑，就凭这个，万人之中也可以认出他来。

“不好意思，亚瑟，我们没留意。”部落的首领说。

几个武士朝着男孩笑了笑，抓起他的手，拉成一个大圆圈。接着，所有人都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同时朝着篝火大口地呼出去，火苗欢快地跳跃起来。亚瑟很快就吐不出气来了，他暗暗地吸了口气，然后重新吐了出来。他不得不又重复了三次，才和武士们同时结束呼气。真让人怀疑他们是否吞了个大号氧气瓶在肚子里。





“很好，非常好，”首领对这个开场表示满意，“现在，把宝典拿过来。”

其中一个武士拿起一本用百年老树皮精致地串起来的书，小心翼翼地把它递给首领。首领把书翻到中间一页。

“今天，月历第一百三十七天。今日之花是雏菊，我们将举行祭花仪式。”紧跟着，每个武士，还有亚瑟，都往放在火堆上的土罐子里扔了一朵雏菊。土罐子里的水沸腾着，那些雏菊很快软了下去。

亚瑟看着正在煮着的这锅杂烩，既好奇又感到恶心。虽然这一锅东西名字听上去不错：“雏菊汤”，但并没有人选中他喜欢的菜肴之列。

首领拿着一把明显是手工做的木汤勺，给亚瑟盛了满满一碗汤。男孩嘀咕了一声谢谢，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今日箴言！”首领边看着宝典右边一页边读，“‘自然每天养育着你；某天，你将养育自然。这就是生命的循环。’”

亚瑟一声不吭，脑子里满是他碗里的汤和这句箴言。他完全赞成有一天必须为自然献出自己的生命，但他还是希望这一天来得越晚越好，他也希望这碗雏菊汤不至于会加速这一天的到来；况且，它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亚瑟肯定，里面不仅仅只

